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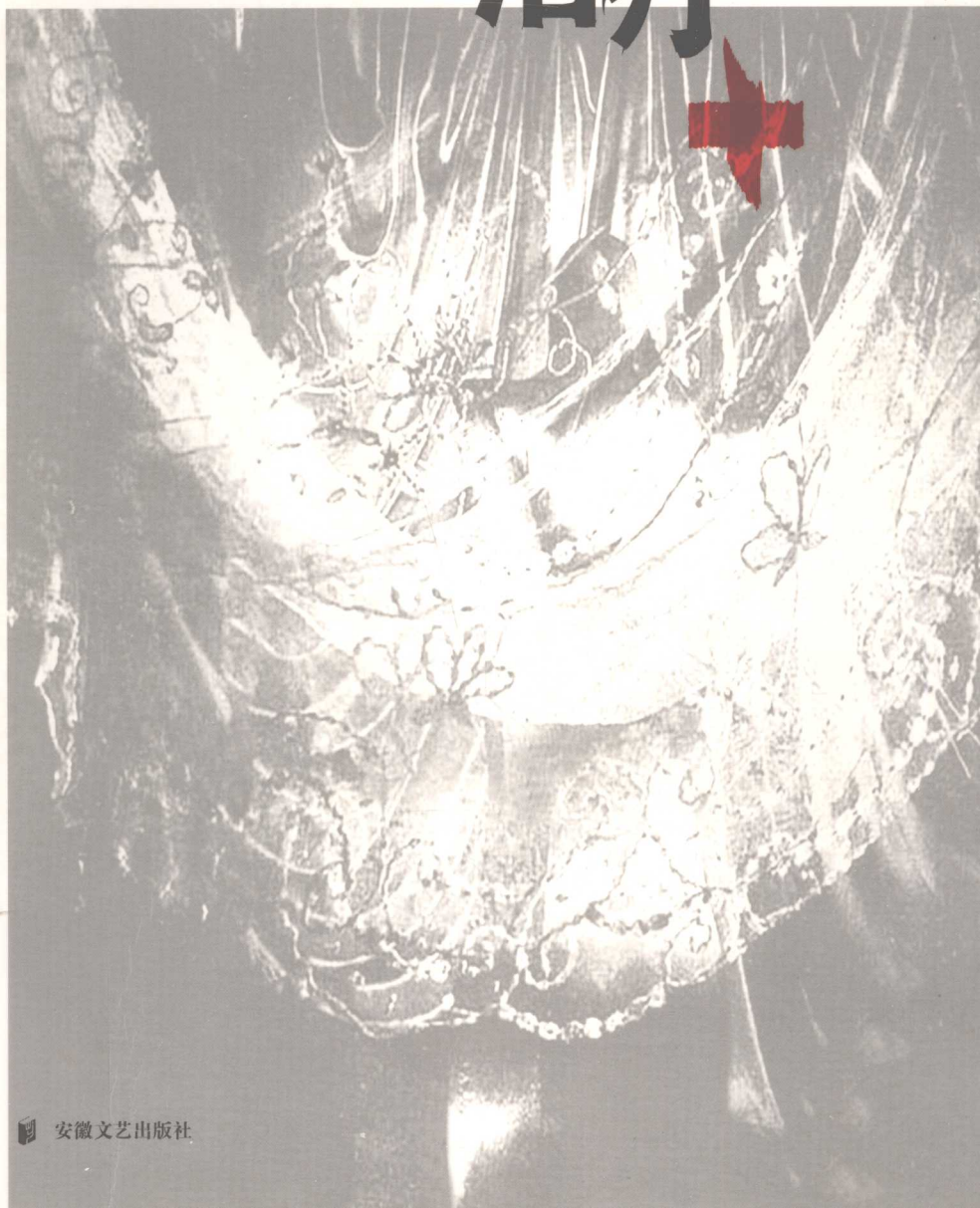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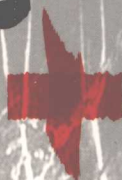
Die Therapie

没有证人 没有痕迹 没有尸体

Sebastian Fitzek

[德]塞巴斯蒂安·菲采克 著 张世胜 译

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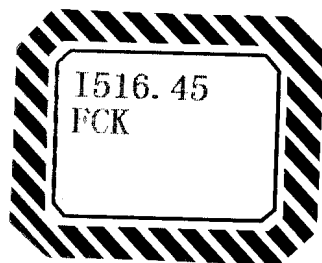


治疗

Die Therapie

[德]塞巴斯蒂安·菲采克 著

张世胜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治疗/[德]塞巴斯蒂安·菲采克著;张世胜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396-2886-8

I. 治… II. ①塞… ②张…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1287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 1201427

© 2006 Droemersch Verlagsgesellschaft Th. Knaur Nachf. GmbH & Co. KG,
Munich, Germany

The book was negotiated through AVA international GmbH, Germany (www.ava-international.d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治 疗 **[德]塞巴斯蒂安·菲采克 著 张世胜 译**

责任编辑: 汪爱武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0,000

印 数: 20000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6-2886-8

定 价: 21.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介绍

(c) Alexander Kupka, München

塞巴斯蒂安·菲采克 1971年生于柏林,如今在柏林当记者和作家,效力于多家电台和电视台。《治疗》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关于作者的更多信息请浏览其网页:

www.sebastianfitzek.de

Die 治疗 Thérapie

著名精神病科医生维克托·拉伦茨十二

岁的女儿约思神秘地失踪了。她的遭遇一直没有查明。四年后，伤心的维克托隐居到一栋偏僻的度假屋中。但是，一个美丽的陌生女人在那里找到了他。她饱受妄想的折磨。在她的想象中，总会出现一个跟约思一样不见了的小姑娘。维克托开始对她进行治疗。而维克托自己也开始接受治疗。后来，治疗逐渐演变成一场紧张的审讯……



责任编辑：汪爱武

特约编辑：陈 蔡

内版设计：余一梅



门乃婷装帧设计
Tel: 010-64822426

“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将保守秘密，不予外传。”

——出自《希波克拉底誓言》

“告诉我你的朋友是谁，我就能告诉你你自己是谁。”

——谚语

引子

半个小时过去之后，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见到女儿了。她刚才打开了门，又很快朝他转过来一下身子，然后进屋向那个老人走去。但是，约瑟菲妮——他那十二岁的女儿——再也不会出来了。这一点他很确定。以前当他带她到床上睡觉时，她就冲他发出灿烂的微笑，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有了；以前当她一睡着，他就关掉床头柜上她那盏彩色台灯，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有了；以前她在半夜发出的可怕叫声会把他惊醒，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他突然感受到了这种确定性，仿佛也感受到了猛烈的追尾撞车事故才有的那种瞬间的冲击力。

当他想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却不大听话了，似乎想要留在摇摇晃晃的塑料椅子上。倘若他的双腿折断了的话，他也不会觉得很奇怪。要是他直接摔倒，然后躺在候诊室那磨损得很厉害的镶木地板上就好了。最好就躺在那个粗壮的、长有牛皮癣的家庭主妇和放旧画报的小桌子中间。但是，他没有昏厥

过去，他没有得到这种救赎。相反的，他意识非常清醒。

诊治病人的先后顺序，不是其到达的时间，而是其紧急程度。

过敏专科医生诊室那包了一层皮的白门上的指示牌在他眼前变得模糊起来。

格罗尔克医生是他们全家的朋友，也是第二十二号医生。维克托·拉伦茨拿了一份名单，但之前的二十一名医生没能找出什么来。什么都没能找到。

一号医生是个急救医师，他是圣诞节第二天到天鹅岛上的家族庄园的，整整十一个月前。起初他们以为，约瑟菲妮只是在过节吃火锅时把胃给弄坏了。圣诞节晚上她呕吐了好几次，然后又开始拉肚子，维克托的妻子伊莎贝尔通知了私人医生开设的急救中心，维克托把约思^①裹在她那精致的麻纱睡衣里，把她抱下楼，放在起居室里。直到今天，只要维克托一想，他就还能感受到她那细小的胳膊。她的一只胳膊搂着他的脖子，像是在寻求帮助；另一只胳膊紧紧抱着她最喜欢的布质玩具——蓝猫内泼姆克。在家属们严厉目光的注视下，医生听诊了小姑娘狭小的胸腔，给她输了电解液，采取顺势疗法开了一种药。

“小小的肠胃感染。城里有好多人得这种病呢。不必担心！会没事的。”急救医生走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① 约思（Josy）是约瑟菲妮（Josephine）的昵称。

“会没事的。”

那个男人撒了谎。

维克托就站在格罗尔克医生的诊室前。他想要打开那扇厚重的门，但是却连门把手也按不下去。开始的时候他在想，或许是过去几个小时的紧张让自己的力气耗尽了。然后他就明白了，门是锁上的。有人从里面把门给闩上了。

这是在干什么呢？

他突然转过身来，感觉到自己像是在拇指电影^①中看自己四周的环境。他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错开了时间，猛然一下子全都进入他的大脑：诊所墙上的爱尔兰风景照、窗台上蒙上灰尘的橡胶树、坐在椅子上的牛皮癣女人。拉伦茨再次使劲摇了摇门，然后拖着脚步穿过候诊室走到过道里。走廊上依然人满为患，让人绝望——仿佛格罗尔克医生是全柏林唯一的医生似的。

维克托慢慢向前面的接诊台走去。一个有着严重痤疮的小青年正想要人给自己开一张处方，维克托粗暴地把他挤到一边，然后立刻对着那个门诊助理开始说了起来。他以前就认识玛丽亚，半个小时前他带着约思走进诊所时，玛丽亚还没在那儿。他很高兴她的代班人员显然是休息去了或者被派去做其他事情了。玛丽亚刚刚二十岁出头，看上去就像女子足球队中一个稍稍偏胖的守门员。但是，她已经有一个小女儿了。拉伦茨想，她会帮助他的。

^① 拇指电影，一种用来翻阅的书，它利用视觉暂留现象，观看者在快速翻阅一系列图片的时候感觉到像在看连续性的图像，像电影一样。

“我得赶紧进去找她。”他声音很大，他其实没想这么大嗓门的。

“哦，您好，拉伦茨医生，很高兴又见到您了。”玛丽亚立刻认出了这位精神病科医生。他好久都没有到这家诊所来了，但是她在电视上和杂志里多次看见过他那张特征明显的脸。他经常在脱口秀节目中出场，很受欢迎。不光是因为他有英俊的外貌、轻松的谈吐，他还能将复杂的心理问题给外行解释得浅显易懂。可是今天他说的话却很是很是难懂。

“我得马上去找我女儿！”

那个被他挤到一旁的小青年本能地感觉到这个男人有点什么不大对劲，于是又往旁边让了一步。玛丽亚也非常困惑，努力不让她的脸失去那训练出来的刻板微笑。

“很遗憾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拉伦茨医生。”她说道，紧张地用手去挠左边的眉毛。通常情况下，她那个地方会有一个穿环，当她激动的时候她可以拉一下那个穿环。但是她的老板格罗尔克医生非常保守，诊所里面一有病人，她就不得不将那个银环取下来。

“约瑟菲妮今天有预约吗？”

拉伦茨张开嘴巴，本想要给她一个很不客气的回答，但他克制住了自己，又把嘴巴闭上了。当然她今天有预约的；伊莎贝尔打电话约好的；他开车送约思来的——就像以往一样。

“过敏专科医生是干什么的，爸爸？”她在车里还这样问他来着，“他是管天气的吗？”

“不是，小老鼠。那是气象学家。”他在后视镜中观察着她，希望能够抚摸她那金黄色的头发。在他看来，她是那么的脆弱，就像一个画在日本绵纸上的天使。

“过敏专科医生照顾那些不能接触某些特定物质的人，他们一旦接触到那些东西就会得病的。”

“就像我这样？”

“也许是的。”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但愿是这样，他当时是这么想的。要真是这样，那就至少有一个诊断了。这就算是一个开端了。她那种疾病有着没法解释的症状，全家人都被这些症状所控制。约思已经有半年没去上学了。大多数情况下，她的抽搐都来得毫无征兆，没有规律，她肯定不可能在教室里待太长时间的。也因为这样，伊莎贝尔只上半天班了，她得为约思组织私人课程。维克托关闭了位于弗里德利希大街的诊所，为了能把每天的二十四小时都献给约思——说得更确切一点，是献给她的医生们。可是，尽管在过去的几周中他们经历了马拉松式的寻医看病，他们咨询过的所有专家还都是无能为力。他们没法解释约思为什么定期会发烧抽搐，为什么一直会有感染，为什么晚上会流鼻血。那些症状有时候会少一点，偶尔甚至会彻底消失，那时全家人就会满怀希望。但是，经过短暂的停歇后，一切又从头开始了，大多数情况下还会发作得更加厉害。迄今为止，那些内科医生、血液学家和神经病学家只能排除那是癌症、艾滋病、肝炎或者其他他们所知道的传染病。他们甚至还检查了约思是不是有疟疾，结果是阴性。

“拉伦茨医生？”

玛丽亚的呼唤把拉伦茨弹射回到现实之中，他才意识到自己肯定是整个时间一直都张大着嘴巴盯着这个门诊助理。

“您把她怎么了？”他又找回了自己的声音，而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

“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约思。您把她怎么了？”

拉伦茨开始大声吼叫了，使得正在候诊的病人们突然停止了交谈，人们都看着玛丽亚，她一点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形。当然了，作为格罗尔克医生的门诊助理她对病人的非正常表现还是很习以为常的。毕竟这里不是什么私人诊所，乌兰德大街早就不是柏林的高雅地区了，附近利岑堡大街上的卖淫者和吸毒者经常会拥进诊所的候诊室。要是正在戒除毒瘾、骨瘦如柴的男妓对着门诊助理大声吼叫，不想让人医治他的湿疹，而是想要一种药物来减轻自己的痛楚，这不会让人觉得奇怪的。

可是今天的情况有些不同。因为维克托医生并没有穿着脏兮兮的训练服，也没有穿有窟窿的破烂T恤衫，他脚上穿的不是撑大了的运动鞋，他的脸上没有攒满开裂化脓的丘疹。完全相反，看起来“优雅”这个概念就是为他而存在的：修长的身材、笔直的身姿、宽宽的肩膀、高高的额头和特征突出的下巴。尽管他是在柏林出生并长大成人的，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会以为他来自汉萨同盟城市。他缺少的只是斑白的鬓角和古典的鼻子。尽管他近来蓄长了柚木般棕色的卷发，尽管他的鼻子是歪的——这是一次帆船事故留下的痛苦记忆——这些都没有

损坏他的整体形象：善于处世的人。维克托·拉伦茨当时四十三岁。他的年龄别人很难猜出，但是人们可以确信的是，他肯定随身带着绣有自己名字缩写的亚麻手绢，他肯定从来都不会带着零钱的。他的皮肤惨白，这是因为他加班过多。也正因为这样，玛丽亚才会觉得棘手。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博士毕业、身着量身定做的价值两千两百欧元的精神病科医生会在公共场所大喊大叫。而且他的嗓音响亮又刺耳，他在说着些费解的话的同时还激动地打着手势。也正因为如此，玛丽亚不知道自己现在该怎么办。

“维克托？”

拉伦茨朝这个低沉的声音转过身去。格罗尔克医生听见了吵闹声，中断了治疗。这个瘦长的老医生有着浅棕色的头发和深陷的眼窝，他看起来忧心忡忡的。

“这儿怎么了？”

“约恩在哪儿？”维克托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对着他大声喊道。格罗尔克被自己的朋友吓得禁不住后退了一步。他认识这家人已经将近十年了，但从来还没有见过拉伦茨这个样子。

“维克托？咱们进我的房间去……”

拉伦茨根本没有听他说话，他的目光从医生的肩膀上方掠过，盯着他的身后。当他看到诊疗室的门现在正好开着一道缝时，他冲了过去。他用右脚踹开了房门。他飞速进入房间，撞上了一辆装着仪器和药品的推车。那个牛皮癣女人正躺在治疗卧榻上，她先前已经脱去了上衣，这会儿被吓得都忘记遮挡自己的胸部了。

“维克托，你今天是怎么了？”格罗尔克医生在他身后叫道，但是拉伦茨又跑出了诊疗室，从他身边回到了走廊。

“约思？”

他在过道里向后面跑去，每扇门都被他撞开。

“约思，你在哪里？”他惊恐地大叫着。

“我的天啊，维克托！”

年迈的过敏专科医生跟在他后面，走得已经不能再快了。但是维克托根本不管他，恐惧让他失去了理智。

“这里面是什么？”他自己没有办法打开候诊室左边的最后一道门，他就大喊着问道。

“去污剂。里面只有去污剂。这是我们的储藏室。”

“打开！”维克托就像一个疯子一样使劲摇动着门把手。

“你听我说啊……”

“打——开——”

格罗尔克医生突然用力扣住了拉伦茨的两只胳膊，把他紧紧抓住了。

“安静一下，维克托！你听我说。你女儿不可能在那里边。清洁工今天上午把钥匙拿走了，她明天上午才来呢。”

拉伦茨沉重地呼吸着，他听到了这些话，但却没有听懂其中的意思。

“咱们慢慢从头说起吧。”格罗尔克医生松开了手，一只手放在维克托的肩头上。

“你最后一次看到你女儿是在什么时候？”

“半个小时前，就在这间候诊室里，”维克托听到自己这么说道，“她进去找你了。”

老医生忧虑地摇了摇头，转向跟在他们身后的玛丽亚。

“我没有看到约瑟菲妮，”她对自己的老板说，“她今天没有预约。”

“胡说——”拉伦茨在脑子里大声叫道，用手挠着自己的太阳穴。

“伊莎贝尔打电话约定了诊治时间的啊。玛丽亚当然不可能看到我女儿。当时在接诊台那里的是个代班，一个男的。他说，我们应该先找个地方坐下。约思当时是那么虚弱，非常疲惫。我把她安顿在候诊室里，然后就到外边去了，我想给她接一杯水来着。等我回到候诊室的时候，她就……”

“我们没有代班的，”格罗尔克打断了朋友的话，“我们这儿只有女职员。”

维克托无助地盯着格罗尔克的脸，试图要理解自己刚刚听到的话。

“我今天没有治疗约思。她没到我屋子去。”

拉伦茨觉得，医生的话在跟一个非常急迫、让人神经发疼的声音作斗争。他突然听到在一定距离之外有个声音，那声音越来越响亮。

“你们想要我干什么？”他困惑地叫道，“她当然走进诊疗室了。你们还叫了她的啊。我就站在她旁边，听到接诊处的男子叫了她的名字。她今天一定要独自去接受诊治。她还请我同意她这么做来着。她刚刚满十二岁，你们知道吗？她不久前才开始关上卫生间的门。因此，当我走进候诊室的时候，我以为她已经在诊疗室了。”

维克托张开嘴巴，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说过这些话。他

的理智在运转着，但是他显然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想法。他无助地四下张望着，感觉到这个世界就像是在放慢镜头一样。那个让人神经发疼的声音越来越急迫了，几乎盖过了他四周的噪音。他感觉，所有的人都在劝说他——玛丽亚、格罗尔克医生，甚至还有几个来就诊的病人。

“我有一年都没有看见约思了。”这是格罗尔克最后说的话，维克托正好还能清楚地听到这些话。他突然一下子全都明白了。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怕的真相闪现了一下，非常短暂，就像一个即将醒来时出现的梦境。这个真相以同样快的速度又溜走了。在极为短暂的片刻中，他理解了所有的事情：约思的病情、她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到底因为什么而痛苦。突然，他看清楚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遭受了什么样的事情。当他明白她现在很可能就在他身后朝他走来的时候，他哽住了。他们会找到她的。早晚会的。这一点他知道。但是，这种令人恐惧的认识又溜走了，它又消失了。无可挽回，就像水流中的一个水滴。

维克托用双手捶打着自己的太阳穴。那个急迫的、折磨人的可怕声音现在已经渗透到他身边了，他再也无法忍受了。那声音就像一个正在遭受折磨的东西发出的呜咽声，声音中根本没有一点人性的成分。很久之后，当他重新闭上嘴巴的时候，那种声音才渐渐止息。

第一章

今天，几年之后

维克托·拉伦茨以前从来都不会想到自己会换个位置。以前的时候，威丁心身创伤诊所里这个没有装饰的单间都是供他自己最严重的病人使用的。今天他自己却躺在这张液压可调的病床上，他的胳膊和双腿都被人用可以部分伸缩的灰色带子固定起来了。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来探视过他。既没有朋友来，也没有以前的同事来，更没有亲属来。他只能盯着褪色的墙纸、两幅油腻的棕色窗帘和水迹斑斑的天花板，除此之外唯一的调剂就是年轻的主治医生马丁·罗特，他每天来探视两次。从来没有人对这家精神病院提出过探望申请，就连伊莎贝尔也没有。维克托从罗特医生那里知道这些，而他也不能因此怨恨他妻子。
在所有那些事情发生之后。

·11·